

石

洲

詩

話

自叙

自乙酉春迨戊子夏巡試諸郡每與幕中二三同儕  
船窗論詩有所剖析隨手割小條相付積日既久彙合  
遂得五百餘條秋間諸君皆散歸又屆報滿受代之時  
坐小洲石畔日與粵諸生申論諸家諸體因取前所割  
記散見者又補益之得八百餘條令諸生各鈔一本以  
省口講而備遺忘本非詩話也時乾隆二十三年九月  
二十四日覃谿

石洲詩話卷第一

大興 翁方綱

入唐之初永興鉅鹿並起而鉅鹿骨氣尤高

王無功以真率踈淺之格入初唐諸家中如鸞鳳羣飛  
忽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然非入唐之正脈

劉汝州希夷詩格雖不高而神情清鬱亦自奇才

李巨山汾陰行末四句明皇聞而掩泣曰李嶠真才子  
也此事互見明皇傳信記及鄭燭津陽門詩注而一以  
爲將幸蜀登花萼樓使樓前善水調者登而歌之一以  
爲過劍閣下望山川忽憶水調辭二條小異○漢武秋

風辭此結四句脫胎所自也用其意而不用其詞特爲  
妙麗至老杜漢陂行竟用其辭而並不相犯乃尤妙也  
此卽詞場祖述可覘古人之變化

李巨山詠物百二十首雖極工切而聲律時有未調猶  
帶齊梁遺習未可遽以唐人試帖例視

薛少保驅車越陝郊一篇卽杜詩所謂少保有古風得  
之陝郊篇者也古風蓋指擬古詠懷之體今觀此詩依  
然阮公遺意也可見唐初諸公原有此一種直至陳拾  
遺乃獨用此格直接古調耳此可見少陵之於唐賢處  
處尋求古人門戶

詩有可以不必分古今體者如劉生驄馬芳樹上之回  
等題後人卽以平仄粘聯之體爲之豈應別作律詩乎  
在初唐人則平仄又未盡粘聯者尤可以不必分也

伯玉感遇詩朝發宜都渚一章乃正合古樂府巫山高  
之本旨後人作巫山高詩皆不如此

唐初羣雅競奏然尙沿六代餘波獨至陳伯玉崑元英  
奇風骨峻上蓋其詣力畢見於與東方左史一書

伯玉勸邱覽古諸作鬱勃淋漓不減劉越石而李滄溟  
止選其燕昭王一首蓋徒以格調賞之而已

伯玉峴山懷古云邱陵徒自出賢聖幾凋枯感遇諸作

亦多慨慕古聖賢語杜公陳拾遺故宅詩云位下何足傷所貴者聖賢正謂此也今之解杜者乃謂以聖賢指伯玉或又怪聖賢字太過何歟

杜必簡於初唐流麗中別具沉摯此家學所由啟也沈雲卿龍池篇大而拙其勢開啟三唐而非七律之盡善者盧家少婦一篇斯其佳作

沈宋律句勻整格自不高杼山目以射雕手當指字句精巧勝人耳

沈宋應制諸作精麗不待言而尤在運以流宕之氣此元自六朝風度變來所以非後來試帖所能幾及也

盧鴻一嵩山十志詩似是騷裔而去騷却遠此不過自  
適其適而已

張燕公秋風樹不靜君子歎何深卽杜之涼風起天末  
君子意如何所本也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卽入簾  
殘月影高枕遠江聲所本也杜於唐初前哲大都攬其  
菁英不獨原本家學

曲江公委婉溪秀遠出燕許諸公之上阮陳而後實推  
一人不得以初唐論

明順德薛岡生序南海陳喬生詩謂粵中自孫典籍以  
降代有哲匠未改曲江流風庶幾才術化爲性情無愧

作者然有明一代嶺南作者雖衆而性情才氣自成一格謂其仰企曲江則可謂曲江僅開粵中流風則不然也曲江在唐初渾然復古不得以方隅論

近時粵中所刻曲江公集頗未精校卽如開卷載蘇子瞻一詩其詞之俚不知出誰附會其金鑑錄之僞則阮亭皇華記聞已辨之

王尉濤詩句張燕公手題政事堂殷璠謂詩人已來少有此句至其終南山一篇亦自超雋非復唐初諸公平迤之製

崔侍郎湜白鹿觀詩捧藥芝童下焚香桂女畱卽杜金



華觀詩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所本也芝童桂女仙人玉女皆以仙靈之類爲辭不必確有所指近時解杜者頗穿鑿可笑

讀孟公詩且毋論懷抱毋論格調只其清空幽冷如月中聞磬石上聽泉舉唐初以來諸人筆虛筆實一洗而空之真一快也

崔司勳票疾有似俠客一流

崔司馬國輔詩最有古意如悵矣秋風時余臨石頭瀨更何必以工於發端目古人乎

齊梁遺音在唐初者長篇則煩而易濫短篇則婉而多

風如崔國輔五言小樂府是也

崔司馬樂府般璠以爲古人不及然下簾彈箜篌不忍見秋月不如爲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故侵珠履跡不使玉階行不如畫眉猶未竟魏帝使人催也其故難以言詮。故侵珠履跡二句阮亭以爲直用庾詩然視庾尤巧矣

盛唐之初若獨孤常州及薛侍郎據皆道勁雄渾少陵之嚆矢也侍郎會與少陵同登慈恩寺塔今其詩不傳。○耶燕子爲祖員外詠則右丞之先聲也

右丞五言神超象外不必言矣至如故人不可見寂寞

平陵東未嘗不取樂府語以見意也豈獨唐子西語錄始以樂府取給詩材乎

今之選右丞五古者必取下馬飲君酒一篇七古則必取終南有茅屋一篇大約皆自李滄溟啟之此元遺山所謂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之識砥礪者也

古今詠桃源事者至右丞而造極固不必言矣然此題詠者唐宋諸賢畧有不同右丞及韓文公劉賓客之作則直謂成仙而蘇文忠之論則以爲是其子孫非卽避秦之人至晉尙在也此說似近理蓋唐人之詩但取興象超妙至後人乃益研核情事耳不必以此爲分別也

王荆公詩亦如蘇說而崇寧中汪彥章藻一詩亦佳乃曰花下山川長一身則亦以爲避秦人得仙也○劉賓客之作雖自有寄託然遜諸公詩多矣郭茂倩並取入樂府似未當

昔人稱李嘉祐詩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右丞加漠漠陰陰字精彩數倍此說阮亭先生以爲夢嚙蓋李嘉祐中唐時人右丞何由預知而加以漠漠陰陰耶此大可笑者也然右丞此句精神全在漠漠陰陰字上不得以前說之謬而概斥之

岑嘉州詩忽思湘川老欲訪雲中君此乃後人用雲中

君之所本也與九歌原旨不同

嘉州之奇峭入唐以來所未有又加以邊塞之作奇氣益出風會所感豪傑挺生遂不得不變出杜公矣

高常侍與岑嘉州不同鍾退谷之論阮亭已早辨之然高之渾朴老成亦杜陵之先鞭也直至杜陵遂合諸公爲一手耳

李東川王母歌云若能鍊魄去三尸後當見我天皇所此二語前人已言其寓意然篇中複道歌鐘杳將暮深宮桃李飛成雪二句復不讓少陵麗人行楊花青鳥一聯也東川句法之妙在高岑二家上

高之渾厚岑之奇峭雖各自成家然俱在少陵籠罩之中至李東川則不盡爾也學者欲從精密中推宕伸縮其必問津於東川乎

東川七律自杜公而外有唐詩人莫之與京徒以李滄溟揣摩格調幾嫌太熟然東川之妙自非滄溟所能襲也

古人唱和自生感激若早朝大明宮之作並出壯麗慈恩寺塔之詠並見雄宕率由興象互相感發至於裴蜀州之才詣未遑齊武右丞而輞川唱和之作超詣不減于王此亦可見

龍標精深可敵李東川而秀色乃更掩出其上若以有  
明宏正之間徐迪功尙與李何鼎峙則有唐開寶諸公  
太白少陵之外舍斯人其誰與歸○司空表聖之論曰  
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信古人不我欺也

常建第三峯詩願與黃麒麟欲飛而莫從此亦是順口  
急氣之故可以取證歐公菱溪大石詩○常較王孟諸  
公頗有急疾之意此所以爲飛仙也又多仙氣語

儲侍御張谷川舍詩確喧春澗滿梯倚綠桑斜雖只小  
小格致然此等詩却是儲詩本色竊謂一人自有一人  
神理須畧存其本相不必盡以一概論也阮亭三昧之

旨則以盛唐諸家全入一片空澄澹泮中而諸家各指其所之之處轉有不暇深究者學人固當善會先生之意而亦要細觀古人之分寸乃爲兩得耳

常尉以元妙得之儲侍御以淺淡得之儲近王常近孟而常勝於儲多矣

元次山別何員外詩結句不然且相送醉歡於坐餘與韓文公送王含序結句同旨而韓尤妙矣次山稱文章之弊煩雜過多欲變淫靡以系風雅然其詩朴拙處過甚此乃棘子成疾周末文勝等虎豹犬羊爲一韓者也天寶至德之際英哲相望似未可盡以文勝抹之君家



遺山所云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未必次山之詩遂爲有唐風雅正宗也獨其詩序則稍有致觀篋中集所錄其意以枯淡爲高如以孟東野詩投之想必愜意也

盛唐諸公之妙自在氣體醇厚興象超遠然但講格調則必以臨摹字句爲主無惑乎一爲李何再爲王李矣愚意拈出龍標東川正不在乎格調耳

漁洋先生云李詩有古調有唐調當分別觀之所錄止古風二十八首蓋以爲此皆古調也然此內如秦皇掃六合天津三月時鄭客西入關諸篇皆出沒縱橫非斤



貞辭何可雜以急管繁絃他日先生又謂東坡效韋蘇州之作是生查子詞者卽此旨也至於五言詩則初不限以一例先生又嘗云感興宜阮陳山水閒適宜王韋鋪張敘述宜老杜若是則格由意生自當句由格生也如太白云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若以十二樓五城之句入韋蘇州詩中豈不可怪哉不必至昌黎玉川方爲盡變也

魏程曉詩云今世襍穢子觸熱到人家字書襍穢不曉事也音耐戴而太白詩云五月造我語知非佻儻人字書佻夷在切癡貌儻海愛切儻儻貌儻字下又注云

又他代切儻儻貌按儻音義並與縱相似太白詩當卽用程詩也然儻字恐不當與儻字相連此是字書因儻誤儻耳

敖器之評太白謂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殿其歸存恍無定處愚謂須知太白又自有十分着實處耳然器之語自妙

太白詠古諸作各有奇思滄溟只取懷張子房一篇乃僅以豈曰非智勇懷古欽英風等句得贊歎之旨乎此可謂僅拾糟粕者也○入手虎嘯二字空中發越不知其勢到何等矣乃却以未字縮住下三句又皆實事無

一字裝他門面及至說破報○又用雖字一勒真乃逼到無可奈何然後發洩出天地皆震動五個字來所以其聲大而遠也不然而但講虛讚空喝如懷古欽英風之類使後人爲之尙不值錢而況在太白乎

太白遠別離一篇極盡迷離不獨以元肅父子事難顯言蓋詩家變幻至此若一說煞反無歸着處也惟其極盡迷離乃卽其歸着處○綠雲謂竹

太白秋思云海上碧雲斷單干秋色來單干當指臺

太白云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少陵云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此等句皆適與手會無意相合固不必謂

相爲倚傍亦不容區分優劣也

太白五律之妙總是一氣不斷自然入化所以爲難能  
蘇長公橫翠峩嶺一聯前人比于杜陵峽中覽物之句  
然太白作上皇西巡南京歌云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  
玉壘作長安則更大不可及矣。西巡之歌殊于風雅  
之旨不類安史之亂豈得云輕拂邊塵不觀杜公直書  
仙仗離丹極妖星帶玉除乎甚且鋪張蜀中濃麗尤爲  
非體若反言之則不必若正言之則不宜卽不能作北  
征之篇亦何必有西巡之頌也此事在唐自非細故而  
李杜二家爲有唐一代詩人冠冕若此之類何以立詩

教乎

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其李詩之謂乎太白之論曰寄興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若斯以談將類于襄陽孟公以簡遠爲旨乎而又不然蓋太白在唐人中別有舉頭天外之意至於七言則更迷離渾化不可思議以此爲寄興深微非大而化者其烏乎能之所謂七言之靡殆專指七律言耳故其七律不工

李詩補注一書頗未修整卽如中間小謝又清發乃以惠連作注竟若不知題爲宣城謝朓樓者此猶蘇詩之王注未經淘洗故耳如有識力者取而刪補訂正之亦

快事也

元相作杜公墓係有鋪陳排比藩翰堂奧之說蓋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之中有籓籬焉有堂奧焉語本極明至元遺山作論詩絕句乃曰排比鋪張特一途籓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之識硤硤則以爲非特堂奧卽藩籬亦不止此所謂連城壁者蓋卽杜詩學所謂參荅桂尤君臣佐使之說是固然矣然而微之之論有未可厚非者詩家之難轉不難於妙悟而實難於鋪陳終始排比聲律此非有兼人之力萬夫之勇者弗能當也但元白以下何嘗非鋪陳排比而杜公所以



爲高會規矩者又別有在耳此仍是妙悟之說也遺山之妙悟不減杜蘇而所作或轉未能肩視元白則鋪陳排比之論未易輕視矣卽如白之和夢遊春五言長篇以及遊悟真寺等作皆尺土寸木經營締構而爲之初不學開寶諸公之妙悟也看之似平易而爲之實艱難元白之鋪陳排比尙不可躋攀若此而况杜之鋪陳排比乎微之之語乃真閱歷之言也自司空表聖造二十四品抉盡秘妙直以元白爲屠估之輩漁洋先生躋之每戒後賢勿輕看長慶集蓋漁洋之教人以妙悟爲主者故其言如此當時宣城施氏已有頓漸二義之論韓

文公所謂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

墓係又舉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三百篇至  
子美之作使仲尼鍛其旨要尙不知貴其多乎哉此亦  
究極波瀾之言竹垞先生有言王制九州千七百七十  
三國得列于詩者僅十有一而已殆所操類隣國之音  
所沿者前人體製則膠固不知變變而不能成方司馬  
遷謂古詩二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信矣聖人固未嘗  
盡以少爲貴顧其多者篇體何如耳然漁洋先生謂少  
陵晚年五律後半往往重複墓系所舉則但以諸大篇  
全局論之

南宋金華杜仲高旂讀杜詩有  
仲尼不容刪之句可作此註脚

自初唐至開寶諸公非無古調但諸家既自爲體段而  
紹古之作遂特自成家如射洪曲江是也獨至杜公迺  
以紹古之緒雜入隨常酌酢布置中吞吐萬古沐浴百  
寶竟莫測其端倪所在

奉先詠懷一篇羌邨三篇皆與北征相爲表裏此自周  
雅降風以後所未有也迹熄詩亡所以有春秋之作若  
詩不亡則聖人何爲獨憂耶李唐之代乃有如此大制  
作可以直接六經矣。滄溟首先選次唐詩而此等皆  
所不取乃獨取玉華宮一篇蓋以萬籟笙竽秋色瀟灑  
爲便於掇拾裝門面耳

垂老別一首土門壁甚堅二句接上加餐通是述其老  
妻代慮之詞勢異鄴城下以下則行者答慰其妻也注  
家多未之及

羌邨第一首歸客千里至五字乃鳥雀噪之語下轉入

妻子方爲警動

鳥雀知遠人之來而妻子轉  
若出自不意者妙絕妙絕

若直作少

陵自說千里歸家不特本句太質太直而下文亦都偏  
緊無復伸縮之理矣此等處最是詩家關捩而評杜者  
皆未及○蘇詩塔上一鈴獨自語明日顛風當斷渡下  
七字卽塔鈴之語也乃少陵已先有之

四松詩得恹千葉黃恹與恹同亦慳惜之意得恹者不

得恡也。或作得愧非。足以送老姿亦錢刻之訛耳。  
本作足爲送老資訛二字卽講不通矣錢本之謬類如  
此他如雨聲先以風以訛已種稿杜曲換者舊換訛晚  
莊實唯親弟昆實訛督別李汨吾隘世網汨訛汨望雲  
雷屯不足屯訛此三川觀之類實不可枚舉

杜之魄力聲音皆萬古所不再有其魄力旣大故能於  
正位卓立鋪寫而愈覺其超出其聲音旣大故能於尋  
常言語皆作金鐘大鑪之響此皆後人之必不能學必  
不可學者苟不揣分量而妄思攀援未有不顛躓者也  
杜五言古詩活於大謝深於鮑昭蓋盡有建安黃初之

實際而并有王孟諸公之虛神不可執一以觀之

漁洋以五平五仄體近於遊戲此特指有心爲之者言  
若杜之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嵒岨憂端齊終南頤洞不  
可撥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鳴泉鳴黃桑野鼠拱亂  
穴清暉回羣鷗暝色帶遠客至千山形藏堂皇壁色立  
積鐵于五平五仄之中出以疊韻並屬天成非關遊戲  
也

乃是蒲城鬼神入阮亭抹之豈虞其戇耶然妙處固到  
極頂看其上下銜接是何等神理不以阮亭之抹而稍  
減也昔太倉王宮詹原祁嘗自言作畫使筆如金剛杵

此可以參杜詩○阮亭先生意在輕行浮彈不着邊際  
見地自高此所謂言各有當也卽如歐公明妃曲後篇  
阮亭亦嘗譏之而其妙自不可及

歌屈鐵迴枝之雙松故以直幹爲出路而說者乃以直  
幹難畫謂少陵以此戲之不亦異乎

杜公相從歌銅盤繞蠟光吐日一句蘇長公因之作日  
喻古人文章善于脫化如此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一篇前云蹴踏風沙後言  
騰驤磊落而中間特着顧視清高氣深穩一句此則矜  
重頓挫相馬入微所以苦心莫識寥寥今古僅得一支

遁一韋諷耳韋諷只是借作影子亦非僅僅此人眼力足配道林也此一段全屬自喻故不覺因而自慨想到三大禮猷賦時矣末段徵引翠華並非尋路作收此乃正完得可憐二字神理耳

杜古柏行中間雖有憶昨一折然落落盤踞以下只是渾渾就古柏唱嘆朱注分上二句咏成都之柏此二句咏夔府之柏殊可不必要知此等處不須十分板劃也東坡和張耒高麗松扇詩可憐堂上十八公老死不入明光宮萬牛不來難自猷裁作團團手中扇萬牛句可作古柏行誰能送三字注脚又東坡木山詩木生不願



回萬牛願終天年仆沙洲卽從不露文章意脫化而出  
古人之善用事如此

唐之八分自開元時已多趨肥碩李湖于尔時筆法能  
步武李蔡故八分小篆歌謂書貴瘦硬而以嶧山傳刻  
之肥本反形之及後又迴繞八分乃却以肉字顯出之  
至蘇文忠作墨妙亭詩則因亭中石刻自秦篆嶧山褚  
摹蘭亭以迨顏徐諸人家數旣多體格不一所云短長  
肥瘠飛燕玉環特總統彙括之詞故借杜詩語側入以  
見筆鋒耳此所謂言各有當不得因此二詩而區別論  
書之旨以爲杜蘇殊嗜也○茗溪漁隱叢話云唐初書

得晉宋之風故以勁健相尙褚薛尤極瘦硬開元天寶以後變爲肥厚至蘇靈芝輩幾於重濁杜詩云云雖爲篆而發亦似有激於當時也此論與鄙意相合

漢人分隸古勁至唐以後乃漸以流麗勝此詩之所謂不流宕者不獨對草書言之也漁洋論此歌有敗筆不知指何句而言蓋漁洋論詩以格調撐架爲主所以獨喜昌黎石鼓歌也石鼓歌固卓然大篇然較之此歌則杜有停蓄抽放而韓稍直下矣但謂昌黎石鼓歌學杜此篇則亦不然韓又自有妙處

杜公以取樂喧呼之重濁字眼放入三更風起寒浪湧

之下其手腕有萬鈞之力如取樂之字眼拋出如蜻蜓  
點水一毫不覺其滯實此誰能之而後人不知一味填  
實卽如作遊宴詩將取樂一種字眼放入有不令人聞  
而嘔噦者乎○渠偏不怕而下文又以歡會字放入今  
人不知杜公有多大喉嚨而以爲我輩亦可如此所以  
紛如亂絲也

陪姚通泉宴東山一首卽漢陂行也更不用湘妃漢女  
等迷離之幻字而直用真景則晚年之境更大也

朱鳳行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梟相怒號盡卽忍切  
曲禮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左傳公子商人盡其家貸于

公卽此畫字也猶儘教之儘白黑二應詩雪飛玉立畫

得且畫蘆芽嫩手從李義山錄揚枝外畫汀洲亦皆此畫字

杜五律亦有唐調有杜調不妨分看之不妨合看之如欲導上下之脈溯初盛中之源流則其一種唐調之作自不可少且如五古內贈衛八處士之類何嘗非選調亦不可但以杜法概乙之也此如右軍臨鍾太傅丙舍力命諸帖未嘗不借以發右軍之妙處耳

竊謂花柳更無私却不如欣欣物自私更爲化工之筆願與解人質之

杜五律所思一首當是與地下蘇司業一首同時而作

末句無計斷龍泉指蘇也解此方覺第六句頓挫之妙  
徒勞望牛斗乃倒因下句生耳解者或以此二句仍作  
懷鄭則不通矣

杜五律洞房諸作七律秋興諸作皆一氣噴灑而出風  
涌泉流萬象吞吐故轉有不避重複之處其他諸什大  
都類此其巨細精粗遠近出入各自爭量分寸之間不  
必以畧複爲疑也七律到後來實無可以變化處不得  
不參以拗體五律地窄則不能也此  
等處微  
茫之至

贈張垆詩無復隨高鳳蓋因上數聯叙張之寵遇不啻  
朝陽翽羽故此句落到自己言不克追隨也劉會孟謂

用古人姓名錢箋駁之良是但高鳳二字如此用則另當記出

謁先主廟一首只雜耕二句跟上仗老臣來指武侯說其餘俱與武侯無涉而說者必牽武侯所以關張耿鄧句不可通也錢箋以爲公自叙是矣而亦不免粘着武侯何也近又有查初白評本謂孰與四句應移至事酸辛之下此尤謬矣○乘時應天皆指先主所謂有王者興必有名世也事酸辛則正接下歇字所謂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也

劉夢得蜀先主廟詩得相能開國五字可作此篇注

杜公之學所見直是峻絕其自命稷契欲因文扶樹道  
教全見於偶題一篇所謂法自儒家有也此乃羽翼經  
訓爲風騷之本不但如後人第爲綺麗而已無如飛騰  
而入者已讓過前一輩人不得不懷江左之逸謝鄴中  
之奇而緣情綺靡斯已降一格以相從矣又無奈所遇  
不偶遷流羈泊併所謂緣情者只用以慰漂蕩尤可慨  
也故山不見只作愁賦別離之用更何堪說遠想風騷  
低徊堂構牽連綴述縷縷及之豈僅以詩人自許者乎  
宣政殿退朝一首五六二句烘染出遲春容醞藉而傾  
心戀君之意亦復流溢筆墨讀者但作寫景看淺矣

杜晚出左掖一詩較之春宿左省篇尤爲含蓄醞藉評  
家或稱其退食之風度或稱其得諫臣之體皆未得其  
深處蓋其日晚出左掖乃純是一片戀主之忱融結而  
出所以覺得簇仗齊班之際晝漏殊淺也散而迷者非  
因身在柳邊正因心在君側耳末句騎馬二字筆畧宕  
開欲雞栖乃正拍合實自比於日夕雞埒之暫安而非  
如所謂出銀臺門上馬謂之大三昧者也解此則雖出  
而猶未出雖栖而猶未栖卽雖晚而猶未晚也解此則  
五六句濃染之筆更有精神矣

杜五律雖沉鬱頓挫然此外尙有太白一種盛唐諸



公在至七律則雄闢萬古前後無能步趨者尤爲此體  
中獨立之一人

不覺前賢畏後生此反語也言今人嗤點昔人則前賢  
應畏後生矣嬉笑之詞以此輩不必與莊論耳○六絕  
句皆戒後生之沿流而忘源也其曰今人嗤點曰爾曹  
輕薄曰今誰出羣曰未及前賢不惜痛詆今人者蓋欲  
俾之考求古人源流知以古人爲師耳六首俱以師古  
爲主盧王較之近代則盧王爲今人之師矣公有近代  
惜盧王之  
句漢魏則又盧王之師也風騷則又漢魏之師也此所  
謂轉益多師言其層累而上師又有師直到極頂必須

風雅是親矣此乃汝師汝知之乎蓋深嫉今人之依牆  
靠壁目不見方隅者而以此做覺之也盧王亦且必祖  
述漢魏漢魏亦且必祖述風騷知此中之誰先則知今  
人之所以不古若矣故曰未及前賢更勿疑也第五首  
不薄今人愛古人句皆作不肯薄待今人說愚竊以爲  
不然使如此說則下三句俱接不去矣其曰輕薄爲文  
哂未休卽指今人之好嗤點古人者此句之今人亦猶  
是也薄乎云者卽上輕薄之薄言今無出羣之雄而翻  
多嗤點前輩則此風乃今時之薄也故反言以醒之曰  
若不此之薄而不古之愛文法體如不有視鮑則必逐  
之依而有宋朝之美

逐于詞句之巧麗而已吾知其不深求古人立言之意  
而但惟是一詞之美一聯之麗必依附爲鄰而已耳揣  
其意亦豈不謂從此可以方駕屈宋哉然自我觀之恐  
與齊梁作後塵也如此則不流于僞體不止與下章未  
及句亦復針鋒相接也別裁僞體正是薄之也親風雅  
正是愛之也杜陵薄今人嗤點之輩至于如此與爾曹  
身名俱滅之言未免太刺骨矣故題之曰戲也皇甫持  
正嘗歎

時人詩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  
爲罪人矣此語可作六絕句注脚

杜晚洲詩危沙折花當注家或以爲花蒂非是

李陵蘇武是吾師此七字乃孟雲卿平日論詩之語觀

下句可見。

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言欲以大小謝之性靈而兼學陰何之苦詣也二謝只作性靈一邊人看陰何只作苦心鍛鍊一邊人看似乎公之自命乃欲兼而有之亦初非真欲學陰何亦初非真自許爲二謝也正須善會

杜詩自在嬌鶯恰恰啼今解恰恰爲鳴聲矣然王績詩年光恰恰來白公悟真寺詩恰恰金碧繁疑唐人類如此用之又韓文公華山女詩聽衆狎恰排浮萍白樂天櫻桃詩恰恰舉頭千萬顆狎恰卽恰恰

杜詩有不待辨而知者如鼓角漏天東之用大小漏天  
遺恨失吞吳之爲失在吞吳筍根稚子之指筍皆灼然  
無疑而說者必曉曉不已何也

近日有讀杜心解一書如送遠九日崔氏莊諸葛大名  
等篇所解誠有意味然若干索摘文句太頭巾酸氣蓋  
知文而不知詩也不過較之杜詩論文杜詩詳註等畧  
爲有說耳其實未成片段

石洲詩話卷第二

大興 翁方綱

劉隨州龍門八詠體清心遠後之分題園亭諸景者往往宗之

偶讀高季迪吳越紀遊詩海昌城樓望海之作嘆其筆力優裕因思劉文房龍興寺望海詩似覺閑散而乃更切實更濶大前人之不可及如此然非心氣寧定之後不知也

杜公不意書生耳臨衰厭鼓聲與劉隨州跡遠親魚鳥功成厭鼓聲不同

隨州七律漸入坦迤矣坦迤則一往易盡此所以啟中  
晚之濫觴也隨州只有五古可接武開寶諸公耳○錢  
仲文七律平雅不及隨州而撐架處轉過之

盛唐之後中唐之初一時雄俊無過錢劉然五言秀絕  
固足接武至於七言歌行則獨立萬古已被杜公占盡  
仲文文房皆滉右丞餘波耳然却亦漸於轉調伸縮處  
微微小變誠以熟到極處不得不變雖才力各有不同  
而源委未嘗不從此導也

王孟諸公雖極超詣然其妙處似猶可得以言語形容  
之獨至韋蘇州則其奇妙全在淡處實無迹可求不得

已則取徐迪功所謂朦朧萌拆溥沌貞粹八字或庶幾  
可仿象乎○柳州稍重然妙處亦復不減

儲得陶之質韋得陶之雋

班婕妤怨歌行云出入君衷衷動搖微風發已自恰好  
至江文通擬作則有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烟霧之句斯  
爲刻意標新矣迨劉夢得又演之曰上有乘鸞女蒼蒼  
網蟲遍卽此可悟詞場祖述之秘妙也

劉賓客自稱其平蔡州詩城中晨雞喔喔鳴城頭鼓角  
聲和平云云意欲駕於韓碑柳雅此詩誠集中高作也  
首句城中一作汝南古雞鳴歌云東方欲明星爛爛汝



南晨雞登壇喚蔡州卽汝南地但曰晨雞自是用樂府  
語而城中城頭兩兩唱起不但於官軍入城事醒切抑  
且深合樂府神理似不必明出汝南而後覺其用事也  
末句忽驚元和十二載更妙此以竹枝歌謠之調而造  
老杜詩史之地位正與大歷三年調玉燭二句近似此  
由神到不可強也○其第二首漢家飛將下天來馬箠  
一揮門洞開亦確是李愬夜半入蔡真情事下轉入從  
容鎮撫歸到相公正復得體叙淮西事當以夢得此詩  
爲第一

劉賓客西塞山懷古之作極爲白公所賞至于爲之罷

唱起四句洵是傑作後四則不振矣此中唐以後所以  
氣力衰頹也固無八句皆緊之理然必鬆處正是緊處  
方有意味如此作結毋乃飲滿時思滑之過耶荊州道  
懷古一詩實勝此作

劉賓客之能事全在竹枝詞至于鋪陳排比輒有僭俗  
之氣山谷云夢得竹枝九章詞意高妙昔子瞻嘗問余  
詠第一篇歎曰此奔軼絕塵不可追也又云夢得樂府  
小章優於大篇極爲確論山谷又賞其淮陰行而疑脫  
菜二字今刻本則是晚來耳

東坡峽山寺詩山僧本幽獨乞食况未還雲確水自春

松門風爲關語意全木皇甫孝常送少微上人詩但合  
人不覺耳又竇庠金山行歛然風生波出沒濯瀟晶瑩  
無定態居人相顧非世間如到日宮經月窟信知靈境  
長有靈住者不得無仙骨數語卽東坡金山詩所脫胎  
也在庠詩本非高作而蘇公脫出實境來神妙遂至不  
可測古人之善于變化如此

白公天竺詩本皇甫孝常秋夕寄懷契上人詩而出以  
連珠體自令人不覺此等處皆足見古人之脫化

自錢劉以下至韓君平輩中唐諸子七古皆右丞調也

全與杜無涉

劉賓客詩品無論錢劉柳尙在郎君胄韓君平之下  
韓君平鳴磬夕陽盡捲簾秋色來已漸開晚唐之調蓋  
律體奇妙已無可以爭勝前人故不得不於一二平仄  
間小爲變調而骨力漸靡則不可強爲也

大歷十才子盧綸司空曙耿湓李端諸公一調韓君平  
風致翩翩尙覺右丞以來格韻去人不遠皇甫兄弟其  
流亞也郎君胄亦平雅獨錢仲文當在十子之上○江  
隣幾所志乃十一人有皇甫會而無冉無韓翃不知何  
所據也王應麟玉海所記與唐書盧綸傳同是十人有  
韓無兩皇甫然兩皇甫爾時極負重望不知何以不入

十子之列若有會無冉則尤不可解矣且升廬于錢之上亦不知何謂

古詩爲焦仲卿妻作云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顧况棄婦詞乃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辭君去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直致而又帶儻氣可謂點金成鐵

顧逋翁歌行邪門外道直不入格

戎昱詩亦卑弱滄浪詩話謂昱在盛唐爲最下已濫觴晚唐是也然戎昱赴衛伯玉之辟當是大歷初年其爲

刺史乃在建中時應入中唐不應入盛唐

戴容州懷素上人草書歌始從破體變風姿可證義山  
韓碑語

容州七古皮鬆肌軟此又在錢劉諸公下矣

戴容州嘗拈藍田日暖良玉生烟之語以論詩而其所  
自作殊平易淺薄實不可解

中唐六七十年之間除韋柳韓三家古體當別論其餘  
諸家堪與盛唐方駕者獨劉夢得李君虞兩家之七絕  
足以當之

韓公倚蘭操雪霜質質薺麥之茂按傅元董逃行歷九

秋篇薺與麥兮夏零蘭桂踐霜逾馨董仲舒雨雹對薺  
麥始生由陽升也薺麥正當寒冬所生故曰雪霜買買  
祇惟薺麥之是茂也與傅元同用以託蘭而意有反正  
○子如不傷二句在篇中爲最深語蓋有不妨聽汝獨  
居之意較不採何傷更進一層然說着不傷而傷意已  
深矣此亦妙脫本詞也前曰何傷後曰之傷迴環婉摯  
評家或以子指夫子我指蘭非是

韓文公岳陽樓詩宜春口未知在何處注以爲宜春郡  
非也且上句云在袁州而下句夜纜巴陵洲注云卽岳  
州亦殊可笑

妥帖力排莽莽字五百家注本內引論語莽盪舟甚是  
宋末月泉吟社送詩實小劄云語無排莽體不效崑此  
可證也舊以莽與傲同作排莽兩字連說者未然也

文公雙鳥詩卽杜詩春來花鳥莫深愁公詩萬類困陵  
暴之意而翻出之其爲己與孟郊無疑劉文成二鬼詩  
出於此

唐詩似騷者約言之有數種韓文公琴操在騷之上王  
右丞送迎神曲諸歌騷之匹也劉夢得竹枝亦騷之裔  
盧鴻一嵩山十志詩最下

文公琴操前人以人七言古蓋琴操琴聲也至蘇文忠



醉翁操則非特琴聲乃水聲矣故不近詩而近詞

昌黎劉生詩雖紀實之作然實源本古樂府橫吹曲其通篇叙事皆任俠豪放一流其曰東走梁宋南逾橫嶺亦與古曲五陵三秦之事相合末以酬恩讐結之仍還他俠少本色不然昌黎豈有教人以官爵酬恩讐者耶不惟用樂府題兼且用其意用其事而却自紀實並非仿古此脫化之妙也

韓文公約六經之旨而成文其詩亦每于極瑣碎極質實處直接六經之脈蓋爰象繇占典謨誓命筆削記載之法悉醞入風雅正旨而具有其遺味自東晉韋孟以

來皆未有如此沉博也

諫果雖苦味美於回孟東野詩則苦澁而無回味正是  
不鳴其善鳴者不知韓何以獨稱之且至謂橫空盤硬  
語妥帖力排冁亦太不相類此真不可解也蘇詩云那  
能將兩耳聽此寒蟲號乃定評不可易

李長吉驚才絕艷鑄宮憂羽下視東野真乃蚯蚓窟中  
蒼蠅鳴耳雖太露肉然却直接騷賦更不知其逸詩復  
當何如此真天地奇彩未易一洩者也

長吉惱公一篇直是徐庾妙品不知者乃編入律詩誤  
矣看其通用韻處自明

韓門諸君子除張文昌另一種自當別論皇甫持正李習之崔斯立皆不以詩名惟孟東野李長吉賈闔仙盧玉川四家倚仗筆力自樹旗幟蓋自中唐諸公漸趨平易勢不可無諸賢之撐起然詩以溫柔敦厚爲教必不可直以麓硬爲之此內惟長吉錦心繡口上薄風騷不專以筆力支架爲能其餘若玉川月蝕一篇故自奇作闔仙五律亦多勝概外此則如東野玉川諸製皆酸寒幽澀令人不耐卒讀劉義冰柱雪車二詩尤爲粗直俚俚而韓公獨謂孟東野以其詩鳴則使人惑滋甚矣孟盧皆磴磴小音執定不化安可接武韓詩必欲求接

韓者定推歐陽子

韓公效玉川月蝕之作剛之也對讀之最見古人心手相調之理然玉川原作雄快不可逾矣

撫言稱賈島跨驢天街吟落葉滿長安之句唐突京尹然此詩聯對處極爲矯變必非湊泊而成者也

劉言史亦昌谷之流但少弱耳嚴滄浪詩話賞之終未爲昌谷敵手也張碧則更儻氣矣

張王樂府天然清削不取聲音之大亦不求格調之高此真善于紹古者較之昌谷奇艷不及而真切過之

歐陽詩話云王建宮詞言唐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

載唐詩紀事乃謂建爲渭南尉贈內官王樞密云云以解之然其詩實多秘記非當家告語所能悉也其詞之妙則自在委曲深摯處別有頓挫如僅以就事直寫觀之淺矣

元和開權武二相詞並清超可接錢劉武公之死有關疆場而文詞復清雋不羈可稱中唐時之劉越石嚴滄溷但舉權相猶未盡也

白公五古上接陶下開蘇陸七古樂府則獨闢町畦其鈎心鬥角接筍合縫處殆於無法不備

白公官牛樂府從丙吉問喘事翻出

白公之妙亦在無意此其似陶處也卽如宋人詩有時俗物不稱意無數好山俱上心稱爲佳句而白公則云有山當枕上無事到心中更爲自然

白詩巫山暮足霑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語本杜詩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

竹枝泛詠風土柳枝則詠柳其大較也然白公楊柳枝詞葉含濃露如啼眼枝娟輕風似舞腰小樹不禁攀折苦乞君畱取兩三條于咏柳之中寓取風情此當爲楊柳枝詞本色薛能乃欲搜難抉新至謂劉白宮商不高亦妄矣

唐人詩至白公自不當盡以阮亭先生所講第一義繩之蓋白公詩格調聲音之皆不事也阮亭力戒人看長慶集但取其一二小詩此在阮亭先生固當如此阮亭獨標神韻言各有當耳阮亭先生意中却非抹煞白公之妙也看十選中所取自見尙恨胡孝轅十籤阮亭未嘗全見耳

白公之爲長恨歌霓裳羽衣曲諸篇自是不得不然不但蹈杜公韓公之轍也是乃瀏灑頓挫獨出冠時所以爲豪傑耳始悟後之欲復古者真強作解事

張王已不規規于格律聲音之似古矣至元白乃又伸

縮抽換至于不可思議一層之外又有一層古人必無  
依樣臨摹以爲近古者也

元相望雲騅歌賦而比也玉川月蝕詩點逗恆州事則  
亦賦而比也而元則更切本事矣詩至元白針線鉤貫  
無乎不到所以不及前人者太露太盡耳

徐昌國燕歌易水動劍舞白虹流本于鮑溶秋思詩燕  
歌易水怨劍舞蛟龍腥也徐之學古能以神致發揮之  
所以爲妙

張祐金山詩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只唐人常調耳  
而譚藝家奉爲傑作失之矣



中唐之末如呂溫鮑溶之流概少神致李涉李紳稍爲出類然求之張王元白數公皆未能到况前人耶盛之後漸趨坦迤中之後則漸入薄弱所以秀異所結不得不歸樊川玉溪也

張祜絕句每如鮮葩颺灑澱水泊浮不特故國三千里一章見稱於小杜也

徐凝廬山瀑布詩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白公所稱而蘇公以爲惡詩芥隱筆記謂本天台賦飛流界道之句然詩與賦自不相同蘇公固非深文之論也至白公稱之則所見又自不同蓋白公不於骨格間

相馬惟以奔騰之勢論之耳阮亭先生所以與白公異論者其故亦在此

李贊皇詩亦軼倫雖不敵香山亦權武二相之亞也

李廓樂府視張王大減不知才調集何以拾仲初而獨取之此自是好惡各別而阮亭先生十選以應付彼十家則有餘不可以概三唐作者也

周賀五律頗有意味在中末晚初諸人五律之上尙可  
頽頽濫岐

姚武功詩恬淡近人而太清弱抑又太盡此後所以漸靡靡不振也然五律時有佳句七律則庸軟耳大抵此

時諸賢七律皆不能振起所以不得不讓樊川王溪也  
小杜感懷詩爲滄州用兵作宜與罪言同讀郡齋獨酌  
詩意亦在此王荆公云末世篇章有逸才其所見者深  
矣

小杜濃薰班馬香對屈宋說自指班固馬相如此二句  
謂詩賦也上文已拈史書閑興亡此不應復及馬史班  
史杜詩以我似班揚班與揚可合稱則馬亦可合稱不  
必定指馬遷也今人但因班馬異同書名熟在人口因  
以此句指二史其實非也

樊川真色真韻殆欲吞吐中晚千萬篇正亦何必效杜

哉小杜詩自滴堦前大梧葉千君何事動哀吟亦在南  
唐吹皺一池春水語之前可證杜黑白鷹語

小杜之才自王右丞以後未見其比其筆力迴斡處亦  
與王龍標李東川相視而笑少陵無人謫仙死竟不意  
又見此人

只如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烟輕颺落花風自說江湖不  
歸事阻風中酒過年年直自閒寶以後百餘年無人能  
道而五代南北宋以後亦更不能道矣此真悟徹漢魏  
六朝之底蘊者也

詩不但因時抑且因地如杜牧之云南山與秋色氣勢

兩相高此必是陝西之終南山若以詠江西之廬山廣  
東之羅浮便不是矣卽如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不  
可以入江浙之舟景闔闔晴開詠蕩蕩曲江翠幕排銀  
榜不可以詠吳地之曲江也明矣今教粵人學爲詩而  
所習者止是唐詩只管蹈襲勢必盡以西北方高明爽  
塏之時景熟於口頭筆底豈不重可笑歟所以閩十子  
吳四子粵五子皆各操土音不爲過也○格調自要高  
雅不以方隅自限此則存乎其人耳

玉溪五律多是絕妙古樂府葢玉溪風流醜藉尤在五  
律也近時程午橋補注以爲花鳥諸題多是平康北里

之志良然

義山碧城三首或謂味其時貴主事盡以詩中用蕭史及董偃水精盤事阮亭先生亦取其說然竹垞跋楊太真外傳則謂妃不由壽邸入宮證以此三詩一咏妃入道一咏妃未歸壽邸一咏明皇與妃定情係七月十六日此說當爲定解而注家罕有引之者

藥轉一篇程箋以爲如廁之義亦謂出自竹垞然此詩之境頗淺

微婉頓挫使人蕩氣迴腸者李義山也自劉隨州而後漸就平坦無從觀此丰韻七律則遠合杜陵五律七絕

之妙則更深探樂府晚唐自小杜而外惟有玉溪耳温  
岐韓偓何足比哉

歐公言平生作文得自三上予嘗戲謂義山詩殆兼有  
之鬱金堂北畫樓東厠上詩也天上真龍種馬上詩也  
卧後清宵細細長枕上詩也

飛卿七古調子元好卽如湖陰詞等曲卽阮亭先生之  
音節所本也然飛卿多作不可解語且同一濃麗而較  
之長吉覺有儻氣此非大雅之作也

温詩五律在姚武功之上蓋温詩短篇則近雅如五古  
欲出鴻都門一篇實高作也

許丁卯五律在杜牧之下温岐之上固知此事不盡關  
塗澤也七律亦較温清迥矣趙嘏五七律亦皆清迥許  
之匹也

馬戴五律又在許丁卯之上此直可與盛唐諸賢儕伍  
不當以晚唐論矣然終覺樊川義山之妙不可及  
司空表聖在晚唐中卓然自命且論詩亦入超詣而其  
所自作全無高韻與其評詩之語竟不相似此誠不可  
解○二十四品真有妙語而其自編一鳴集所謂撐霆  
裂月者竟不知何在也

曹鄴劉駕古詩皆無足取李羣玉五古實勝司空表聖



不可以名譽而甲乙之也表聖秋思詩阮亭所選然只得五六一聯耳

陸魯望謂張祐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辭曲艷發及老大稍窺建安風格誦樂府錄知作者本意短章大篇往往間出諫諷怨譎時與六義相左右善題目佳境言不可刊置他處此爲才子之最此段論詩極有見而其所自作未能擇雅何也○所謂不可刊置別處非如今日八股體曲曲鈎貫之謂也乃言每一篇各有安身立命處耳如太白遠別離蜀道難等篇極其迷離然各篇自有各篇之歸宿收拾卽如樂府各題各自一種神氣以此

易彼則毫釐千里矣

皮陸聯句詩勝其自作蓋兩賢相當節短勢偏則反掩其孱弱之狀也○聯句體自以韓孟爲極致然韓孟太險皮陸一種固是韓孟後所不可少

鄭嵎津陽門詩只作明皇內苑事實看不可以七古格調論之

杜詩公孫大孃弟子舞劍器行但稱公孫劍舞初第一津陽門詩云公孫劍伎方神奇其注則直云有公孫大孃舞劍當時號爲雄妙劍舞劍伎語尙可通至云舞劍則毋乃傳聞異詞耶豈當時人卽以劍器曲名呼爲舞

劍歟

晚唐人七律只于聲調求變而又實無可變故不得不轉出三五拗用之調此亦是熟極求生之理但苦其詞太淺俚耳然大約出句拗第幾字則對句亦拗第幾字阮亭先生已言之至方千每見北辰思故園則單句三五自拗此又一格蓋必在結句而後可耳

胡曾詠史絕句俗下令人不耐讀

唐彥謙師溫八义而頗得義山風致但稍弱耳

鄭都官以鷓鴣詩得名今卽指煖戲烟蕪云云之七律也此詩殊非高作何以得名于時鄭又有貽歌者云座

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風唱鷓鴣此雖淺然較彼詠鷓鴣之七律却勝

吳融李周彈箏歌起句古人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乃知此語未必然李周彈箏聽不足此起法已開元人門

逕  
韓致堯香奩之體迥自玉臺雖風骨不及玉溪生然致堯筆力清澈過于皮陸遠矣何遜聯句瘦盡東陽固不應盡以脂粉語擅場也

韓致堯寒食日重遊李氏園亭一篇以七律作扇對格此前人所少也

咸通十哲概乏風骨方千羅隱皆極負詩名而一望荒蕪實無足採杜荀鶴至合嚴滄浪目爲一體亦殊淺易大約讀唐詩到此時披沙揀金甚爲不易卽追想錢劉諸公已爲高會規矩又毋論開寶也

阮亭先生綠楊城郭是揚州爲時所稱至形諸圖畫然唐人韋莊已有初日照揚州之句此尤自然可愛也然韋集又有綠楊城郭雨淒淒之句乃華下作則似乎不類

韋莊在晚唐之末稍爲官樣雖亦時形淺薄自是風會使然勝於咸通十哲多矣

羅虬比紅兒詩俚劣之甚亦胡曾詠史曹唐遊仙之類  
乃以此得名于時亦奇矣

曹唐如巫婆念咒化齋令人掩耳欲其亟去

楊誠齋謂詩至晚唐益工葢第挑摘于一聯一句間耳  
以字句之細意刻鏤固有極工者然形在而氣不完境  
得而神不遠則亦何貴乎巧思哉

杼山觀王右丞維滄州圖歌云滄洲說近三湘口誰知  
卷得在君手披圖擁榻臨水時翛然不異滄洲安此篇  
在唐人本非傑出之作而何仲默題吳偉畫用此調法  
遂成巨觀此所貴乎相機布勢脫胎換骨之妙也今若

取杜陵題畫膾炙人口之大篇摹其韻句調法有是理  
平

東坡十二琴詩若言絃上有琴聲云云已爲禪偈子矣  
而杼山憂銅椀爲龍吟歌云未必全由憂者功聲生虛  
無非椀中則更在前

詩話載唐僧齊己謁鄭谷獻詩自封修藥院別下着僧  
床谷覽之云請改一字方可相見經數日再謁改云別  
掃着僧床谷嘉賞結爲詩友此一字元本改本俱無好  
處不知鄭谷何以賞之唐詩僧多卑卑之格惟皎然靈  
一差勝

釋子之詩閨秀之詩各自一種隨其所到皆可成名獨于應制之作非其所宜此體自應求諸文學侍從之彥豈可以此等當之若唐詩內所載上官婉兒與貝州宋氏姊妹詩皆是也近日顧俠君撰詩林韶濩多錄釋子之詩殊令人生厭

晚唐之漸開鬆浮者莫如皮陸之可厭此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後之不從事于大本大原而專以搢搢鬪湊爲事者實此一種敝之楊誠齋所以不免也

此事必要從源頭打出方是真境卽聖人所謂言有物也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安得有通之日哉厥弊之



滋不能不追憾皮陸一輩人然有志者竟當自立奈何  
怨古人耶甚矣廓除一切之難也

漁洋十選大意歸重在殷璠元結二本而以文粹爲備  
文粹首載樂章樂歌琴操臚矣然元次山之補樂歌徒  
有幽深之韻未爲古雅之則至皮襲美補九夏歌豈足  
與韓之琴操同日而語耶